

## 胡樸安《詩經學》芻論

李名媛\*

### 摘 要

胡樸安於 1928 年成書之《詩經學》，係民國第一部提出「《詩經》學」一詞的專書。胡氏運用概論方式探討歷代《詩經》研究之流變，並透過闡釋《詩經》基本問題、歷代《詩經》學及《詩經》相關課題，如《詩經》之文字學、文章學、禮教學、史地學與博物學等面向，而後進一步臚列當時倘若研究《詩經》學，可資參考之書目。就中國變動時期（1912-1949）的《詩經》學研究而言，頗有幫助。然而，截至目前，僅有據該書探討其治學方法、通論該書的研究特色各一篇及為該書作注解之碩論一本，足見尚有繼續深入研究之空間。筆者在本文中，先對胡樸安在《詩經》基本問題、歷代《詩經》學流變與《詩經》相關議題之論述加以評析；其次，本文歸納胡氏治《詩》之特色，包括博采眾長而不專主一家之言、尊重《詩序》並視《詩經》為可從事周代社會文化研究之史料，以及對《詩經》學從事系統化研究等三項；再者，將胡樸安與同屬傳統科舉教育出身之劉師培、同屬皖籍學者之胡適，就三人對《詩經》之觀點進行比較研究，歸結彼等在歷代《詩經》學流變、《詩序》合理程度與《詩經》史料觀、《詩經》分類研究之界定等面向之異同，期能窺知胡樸安除小學、易學之外，在《詩經》方面，亦有一定價值之論述，值得吾人加以肯定。

**關鍵詞：**民國、《詩序》、《詩經》學、胡樸安、胡適、劉師培

---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兼任講師。

# The Research of *Shih-Jing-Xue* written by Hu, Pu-An

Li Ming-Yuan\*

## Abstract

*Shih-Jing-Xue* written by Hu Pu-An in 1928 is the first book to propose a vocabulary of *Shih-Jing-Xue* in 1912 through 1949. Mr.Hu used overview way to clarify the history of *Shih-Jing*, and analysis the research of *Shih-Jing*, such as words, articles, rituals, history and geography, natural history. This article discussed some characteristic of Hu's *Shih-Jing-Xue* including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various statements, emphasizing on *Shih-Xu*, and considering the *Shih-Jing* as the historical text. Then, comparing Hu Pu-An with Hu Shih and Liu Shih-Pei. As articles mentioned above, Hu's studies besides *Yi-Jing* and Words, Hu's *Shih-Jing* research also cannot be overlooked.

**Keywords:** 1912-1949, Shih-Xu, the Shih-jing-xue, Hu Pu-An, Hu Shih, Liu Shih-Pei

---

\* The Lecturer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胡樸安《詩經學》芻論

李名媛

### 一、前言

《詩經》作為中國現存最早的詩歌總集，自孔子以《詩》、《書》傳授，雖一度遭暴秦禁絕，但旋即於漢代立為學官，<sup>1</sup>歷代皆有針對《詩經》深入探討者，尤以兩漢、宋代及清代更為繁盛。<sup>2</sup>然而，1905年清廷廢除科舉制度後，經學已不再具備獨尊的地位，卻仍有為數不少的知識分子持續不輟地深入研究，並撰述成書，在經學研究上具有承先啓後的時代意義，此時期的《詩經》研究著作亦相當蓬勃。以林慶彰教授為首的學者，將中國變動時期（1912-1949）的《詩經》學專書編入《民國時期經學叢書》中，<sup>3</sup>截至2015年12月，已收錄66位作者、共計74種《詩經》學相關專書，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也針對此一時期的經學著作，陸續舉辦八次學術會議，而這些成果，也在2014年集結出版，其中，第二冊即為針對這段時期《詩經》學著作展開研究的成果，計有19篇。<sup>4</sup>

<sup>1</sup> 《史記·儒林列傳》載「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參西漢·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0冊，頁3122、3124。

<sup>2</sup> 劉毓慶《歷代詩經著疏考（先秦—元代）》共載宋代詩經學著作299種。參氏撰：《歷代詩經著疏考（先秦—元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129-342。

<sup>3</sup> 由林慶彰先生主編之《民國時期經學叢書》截至目前已出版至第六輯。參林慶彰主編：《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一輯、第二輯（臺中：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2008年）；林慶彰主編：《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三輯、第四輯（臺中：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2009年）；林慶彰主編：《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五輯、第六輯（臺中：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2013年）。

<sup>4</sup>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於2007年至2010年，陸續以「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學家（1912-1949）」為題，舉辦八次研討會，共有140餘篇論文宣讀，足見此時代的經學成果是可持續深入探討的，而這些成果，也在2014年集結出版，參林慶彰：〈總序〉，收入林慶彰、蔣秋華總策畫，蔣秋華主編：《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學家——民國時期（1912-1949）經學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1冊，頁

胡樸安（1879-1947），名有忭、韞玉，字仲明，<sup>5</sup>又字頌民，號樸庵，又號樸安，晚以樸安行，室名為樸學齋。<sup>6</sup>安徽涇縣人，生於清光緒 4 年（1879），卒於民國 36 年（1947）7 月 9 日。胡氏精文字學，曾擔任南社及國粹學報的編輯，民國成立後，先後服務於上海民立報、太平洋報、中華民報，曾先後任教於上海地區的中國公學、<sup>7</sup>復旦公學（上海復旦大學前身）、國民大學、暨南大學、競雄女學及持志大學等校，並擔任持志大學國學系主任。民國 28 年（1939）4 月，胡氏罹患腦充血，半身不遂，<sup>8</sup>遂居家致力研究、專心著述，撰有《周易古史觀》、《莊子章義》、《儒道墨學說》、《中庸新解》、《儒家休養法》、《文字學討論》、《墨子解詁》、《俗語典》、《離騷補釋》、《中國文字學史》、《中國訓詁學史》<sup>9</sup>、《樸學齋詩文集》、《樸學齋讀書記》、《俗語典》等書。<sup>10</sup>其哲嗣胡道彥所輯之《樸學齋叢書》

3-4。

<sup>5</sup> 案：周邦道、劉紹唐二氏所作胡樸安傳略均作「字仲民」，參周邦道：〈何炳松·胡樸安·周爾璧——當代教育先進傳之八〉，《中外雜誌》第 20 卷第 3 期（1976 年 9 月），頁 120-121；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胡樸安〉，《傳記文學》第 28 卷第 5 期（1976 年 5 月），頁 119-124。然，胡樸安撰：〈溪關龍坦胡氏世系記〉與李猷在〈談胡樸安先生的樸學齋叢書及其詩〉二文中提及，皆云「字仲明」。〈溪關龍坦胡氏世系記〉收入胡樸安撰：《胡氏家乘》（《樸學齋叢書》第一集），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江蘇省蘇州市圖書館、湖北省圖書館等地，轉引自「新浪博客：溪關龍坦胡氏世系記」（網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3562cb0100wxv3.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3562cb0100wxv3.html)，最後查詢日期：2014 年 12 月 13 日）；後者參李猷：〈談胡樸安先生的樸學齋叢書及其詩〉，收入氏撰：《龍岡詩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 年 12 月），頁 186。筆者又以「胡樸安」一詞查詢 Worldcat 資料庫，僅見「胡仲明」，未見「胡仲民」。參「Worldcat 資料庫」（網址：<http://www.worldcat.org/identities/lccn-n84226445/>，最後查詢日期：2015 年 1 月 12 日），由上述數例，可見「仲民」應為「仲明」之誤植。

<sup>6</sup> 李猷：〈談胡樸安先生的樸學齋叢書及其詩〉，頁 186。

<sup>7</sup> 中國公學，係中國最早大學的大學之一，1932 年，毀於一二八事變炮火。1933 年，租賃臨時校舍復校，熊克武任校長，後國民政府教育部「勒令逐年結束，辦至原學生畢業為止」。後中國公學在台灣的校友曾計畫在台復校，然未成。參阮毅成：〈中國公學在台復校未成記〉，《傳記文學》第 31 卷第 6 期（1977 年 12 月），頁 77-82。

<sup>8</sup> 因晚年半身不遂，又嘗自號「半臂翁」，參〈談胡樸安先生的樸學齋叢書及其詩〉，頁 186、胡耐安：〈真讀書人胡樸安〉，收入氏撰：《六十年來人物識小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年），頁 149。沈心慧則於《胡樸安生平及其易學、小學研究》中言胡氏晚年自號「半邊翁」。參《胡樸安生平及其易學、小學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9 年），頁 28-29。

<sup>9</sup> 胡樸安撰：《中國訓詁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年）

<sup>10</sup> 關於胡樸安先生之生平傳略，參〈何炳松·胡樸安·周爾璧——當代教育先進傳之八〉，頁 120-121；〈民國人物小傳·胡樸安〉，頁 119-124；鄭逸梅：〈樸學大師胡樸安〉，收入氏撰：《人物和集藏》（哈爾濱市：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共分為三集，係為「胡氏家學叢書」。<sup>11</sup>樸安作品（含期刊論文）在《樸學齋叢書》中收有經部 24 種、史部 12 種、子部 25 種、集部 33 種，共計 93 種。<sup>12</sup>

胡樸安，係民國肇建以來第一位提出「《詩經》學」一詞之人，<sup>13</sup>而胡氏所撰的《詩經學》一書，<sup>14</sup>透過闡釋《詩經》的基本問題、歷代《詩經》學及其他與《詩經》相關之討論，諸如《詩經》中的文字學、文章學、禮教學、史地學與博物學等，最後再臚列出就當時而言，若欲研究《詩經》學，可資參考之書目，在民國初期對於《詩經》學的研究上有一定程度的幫助。然而，就筆者所見，目前對於胡樸安其人其書之研究，多半聚焦在《中國文字學史》、《中國訓詁學史》之上。<sup>15</sup>其次，則為對胡樸安編、其哲嗣胡道彥（1912-1994 前？）<sup>16</sup>所來臺後重印

260-270；劉紹唐主編：〈胡樸安〉，《民國人物小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7 年），第 2 冊，頁 96-98；李猷：〈談胡樸安先生的樸學齋叢書及其詩〉，頁 186-202；「新浪博客：溪關龍坦胡氏世系記」（網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3562cb0100wxv3.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3562cb0100wxv3.html)，最後查詢日期：2014 年 12 月 13 日）。

<sup>11</sup> 收有樸安祖父胡學書（1807〔嘉慶丁卯〕-1861〔咸豐辛酉〕）、樸安父胡鼎（1843〔道光 23〕-1911〔宣統 3〕）、樸安兄胡有恂（字伯春，1875〔光緒元年乙亥〕-1927〔民國 16〕）、胡樸安、樸安弟胡懷琛（1886-1938）與樸安次女胡淵（1901〔光緒辛丑〕-1924）等其家學之著作。

<sup>12</sup> 《胡樸安生平及其易學、小學研究》，頁 3、188-206。

<sup>13</sup> 胡樸安《詩經學·緒論》云：「『詩經學』一名詞，在學術上不能成立。蓋學術上只有詩學，屬於文章學類之範圍，而無所謂「詩經學」。《詩經》一書，溯其原始，祇是文章，但經歷代學者之研究，《詩經》之範圍日愈擴大，……《詩經》既包有各類之學術，已非「詩」之一字所能該，況吾人研究《詩經》之目的，不僅在於文章一方面，而歷代研究《詩經》者，亦皆不由文章一方面發展。所以『《詩經》學』一名詞，實嫌籠統，而無成立之價值。然則茲編仍名《詩經學》何也？不得已而名之也。中國學術分類，為編者所創。當茲學術改革之際，新者尚未成立，則舊者自不能遽廢，故仍以《詩經學》名之。一方面為舊者之結束，一方面為新者之引導也。」參胡樸安：《詩經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年），頁 1。

<sup>14</sup> 就筆者所經眼，胡樸安所撰《詩經學》計有四個版本，一為上海商務印書館於 1930 年刊行者，參胡樸安：《詩經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年，萬有文庫本）；二為胡樸安哲嗣胡道彥重刊於《樸學齋叢書》之著作，收入胡樸安編、胡道彥重印：《樸學齋叢書》（臺北：胡道彥自印，1983 年），第二集第十冊；三為林慶彰主編之《民國時期經學叢書》，係據第一種版本影印，收入林慶彰主編：《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二輯第三十一冊；四為吉林人民出版社將胡樸安、聞一多、傅斯年三人的《詩經》著作集合而成，參胡樸安、聞一多、傅斯年撰：《胡樸安《詩經學》·聞一多《詩經講義》·傅斯年《詩經講義》》（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 年），然吉林本未載其根據之底本與重製方式，且內容有部分缺漏處。因此，本文係以第一、三種作為底本，並以胡道彥重刊本加以對校。

<sup>15</sup> 以《中國文字學》、《中國訓詁學史》進行探討的有：沈心慧：〈存學保國，自文字

之《樸學齋叢書》所作的分析，此範疇為探討該叢書之文獻價值；<sup>17</sup>致力於胡樸安之學術研究的沈心慧先生，亦針對胡氏之《易經》研究加以分析。<sup>18</sup>然而，針對胡氏《詩經學》一書及胡氏刊載於早期期刊的《詩經》相關論述，沈氏僅臚列出胡氏《詩經》的著述，並未加以探討。<sup>19</sup>就筆者所見，目前僅有據該書探討其治學方法、通論該書的研究特色各 1 篇及為該書作注解之碩論 1 本，<sup>20</sup>尚有繼續

- 之學始——從南社社員馬敘倫、胡樸安、黃侃的文字學成就說起》，《政大中文學報》第 19 期（2013 年 6 月），頁 121-154；沈心慧：《胡樸安生平及其易學、小學研究》；趙永明：〈從《中國訓詁學史》看胡樸安的訓詁學思想〉，《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1 卷第 5 期（2010 年 10 月），頁 26-28；趙永明：〈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價值管窺〉，《淮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 9 卷第 6 期（2010 年 12 月），頁 110-111；胡雪莉：《胡樸安與文字訓詁學史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中國語文文學系漢語言文字學科碩士論文，2008 年）
- <sup>16</sup> 胡道彥生年參洪紹洋：〈戰後臺灣機械公司的接收與早期發展（1945-1953）〉，《臺灣史研究》第 17 卷第 3 期（2010 年 9 月），頁 167；胡道彥卒年未知，然由沈心慧：《胡樸安生平及其易學、小學研究》首章〈研究緣起與方法〉引胡道彤（胡樸安三子）於 1994 年 12 月 19 日致沈心慧函，言「兄弟三人僅我尚存，但未能繼承父業」，可知胡道彥卒於 1994 年 12 月 19 日以前。參《胡樸安生平及其易學、小學研究》，頁 3。
- <sup>17</sup> 透過梳理《胡樸安詩集》與《樸學齋叢書》之著作有：沈心慧：〈《胡樸安詩集》文獻整理及其價值〉，《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集刊》第 2 期（2013 年 10 月），頁 23-46；沈心慧：〈胡樸安《樸學齋集》及《樸學齋叢書》的文獻價值〉，《東吳中文學報》第 19 期（2010 年 5 月），頁 329-368。
- <sup>18</sup> 探討胡樸安研《易經》之成果則有：沈心慧：〈胡樸安的《易經》研究〉，收入氏撰：《胡樸安生平及其易學、小學研究》，第五章，以《易經學》、《周易古史觀》、《周易人生觀》三書析述胡樸安研究《易經》的成就。
- <sup>19</sup> 沈心慧：《胡樸安生平及其易學、小學研究》第四章〈胡樸安的著述〉，整理其著述達二百六十種，為後來研究者提供不少助益。然而，或許因為胡氏資料蒐羅較為不易，沈氏臚列這些著述時，常有誤植之處，如胡氏發表於《國學》，沈氏題為《國學月刊》；胡氏發表於《學林月刊》，沈氏卻題為《學林》，亦未註明發表篇章的頁碼，較難覆覈數筆早期文獻。參《胡樸安生平及其易學、小學研究》，頁 206-221。
- <sup>20</sup> 據朱敬分析，胡樸安在撰寫、整理《詩經》研究著述時，首重正名；其次則注重古書的史料價值；次之則為學術史的整理及治學方法，並重視學術的創新。參朱敬：〈從《詩經學》看胡樸安的治學方法〉，《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 年第 6 期，頁 12-16；為《詩經學》作注者，則為廣西大學碩士王琳，其論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分為四章，至第四章始提及胡樸安之《詩經學》，第二部分則將該書每章全文照錄，再為之作注。參王琳：《胡樸安《詩經學》注》（南寧：廣西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科碩士論文，2013 年）。至於朱孟庭先生則認為胡樸安的《詩經學》兼具傳統與現代的研究方法，並將胡氏的治《詩》特色歸納為：注重「詩經學」的正名，針對《詩經》基本問題的討論，係屬博采眾長，融合諸家的方式，對於歷時性的梳理，具備學術史脈絡的研究風格，並將一切古書視為研究材料。參朱孟庭：〈會通古今，以史治經——胡樸安《詩經學》述論〉，收入林伯謙主編：《會通與轉化——第二屆古典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東吳大學，2013 年），頁 65-96。

探討的空間。因此，筆者先就胡樸安生平傳略略作說明，再針對是書在《詩經》基本問題、歷代《詩經》學及其他《詩經》相關之論述等內容進行述評，進而討論渠治《詩》之特色，再將與胡樸安皆為傳統教育出身之劉師培（1884-1919）及同為安徽省人的胡適（1891-1962）來進行比較，期能窺知胡樸安在《詩經》方面的研究成果及其特色。

本文則以《詩經學》作為探討目標，透過胡氏是書的陳述，探討其《詩經》研究，以下分別試論之。

## 二、胡樸安《詩經學》重要內容

胡樸安《詩經學》一書分為三個層面，其一，是針對《詩經》基本問題的論述，將古往今來針對《詩經》基本問題加以整理；其二，是歷代《詩經》學之探討，將《詩經》研究發展過程分為五時期分述；其三，是以前賢對於《詩經》之研究分門別類地探析。

### （一）關於《詩經》基本問題的整理

胡氏歸納自先秦以來針對《詩經》的相關討論，其討論之主題包含《詩》之原始、作詩、采詩、刪詩之說、《詩序》、六義、四始、詩樂、詩譜、三家《詩》、讀《詩》法。胡樸安先生於《詩經》基本問題上之論述，實為《詩經學》中載：

自〈命名〉至〈三家詩〉，計九節，係《詩經》之本身。俾學者由此可略知《詩經》之大旨。<sup>21</sup>

胡氏自云，透過這些篇章，可以大略知曉《詩經》自身文本的要旨。在夏傳才先生（1924-2017）所撰之《二十世紀《詩經》學》中，亦讚許胡氏雖「達不到科學的嚴密性，但卻清楚地證明了《詩經》學的分解」。<sup>22</sup>

如胡氏在〈大序小序〉中，論及《詩序》的作者時，先條列式地彙整了《四

<sup>21</sup> 《詩經學·目錄》（《樸學齋叢書》本），頁2；上海商務印書館本，頁3；吉林人民出版社未載。

<sup>22</sup> 夏傳才：《二十世紀《詩經》學》（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頁77-78。

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於《詩序》作者的說法，再逐步辨析。<sup>23</sup>對於胡氏所歸納的這些《詩經》上的基本論述，吾人或可得知《詩經》之大要，然而，如同上文引述之夏先生說法，吾人僅能從胡樸安《詩經學》的分項敘述中獲知《詩經》基本問題發展之概要，透過是書無法更爲深入的釐清《詩經》，是較爲可惜之處。

## （二）針對歷代《詩經》學之探討

由春秋時代經籍引詩、賦詩談起，兩漢、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及清代等分述之。胡氏自言：

自〈讀詩法〉至〈清代《詩經》學〉，計六節，係《詩經》學，俾學者由此可略知歷代《詩經》學之變遷。<sup>24</sup>

胡氏將歷代《詩經》研究分爲五個時期分析，自云於此可知《詩經》學研究發展的變化。

胡氏認爲春秋時期賦《詩》引《詩》，所引皆非《詩》之本義；兩漢《詩經》方面著重於《毛詩》與三家《詩》的關係；三國、南北朝、隋唐《詩經》學以毛、鄭《詩經》爲本，王肅（195-256）之《詩經》研究與鄭玄（127-200）差異甚大，然當時毛、鄭之說較盛，王肅之說較少論及；宋代以來，疑經改經的風氣盛行，「新義日增，舊說幾廢」；清代在乾嘉以前或漢宋兼采、或探討文字聲音訓詁，乾嘉之後，則多以漢學爲名。<sup>25</sup>

<sup>23</sup>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詩序》載：「以爲《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玄《詩譜》也。以爲子夏所序《詩》即今《毛詩序》者，王肅《家語注》也。以爲衛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者，《後漢書儒林傳》也。以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者，《隋書經籍志》也。以爲子夏不序《詩》者，韓愈也。以爲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於毛公者，成伯璵也。以爲詩人所自制者，王安石也。以《小序》爲國史之舊文，以《大序》爲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即爲孔子所題者，王得臣也。以爲毛《傳》初行尚未有《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者，曹粹中也。以爲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擊而不顧者，則倡之者鄭樵、王質，和之者朱子也。」，參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411-412；《詩經學·大序小序》，頁17-20。

<sup>24</sup> 《詩經學·目錄》（上海商務印書館本），頁3；（《樸學齋叢書》本），頁2；吉林人民出版社本未載。

<sup>25</sup> 《詩經學·春秋時之賦詩及群籍之引詩》，頁81；《詩經學·兩漢詩經學》，頁92；《詩經學·三國南北朝隋唐詩經學》，頁93-96；《詩經學·宋元明《詩經》學》，頁



胡氏之說係具體而微的前修之作，江乾益及簡良如二位先生分別在其著述中，對於先秦《詩》說提出更進一步的說明：

孔門論《詩》，並非是為欣賞文學，而是為賦予《詩》三百篇以義理思想，以達到修身之目的。……孔子之後之儒家後學，如孟子（372B.C.-289B.C.）、荀子（313B.C.-238B.C.），說《詩》皆循此模式。

26

先秦《詩》說以儒家為代表，影響最大。如孔子對《詩三百》本質的總結——「思無邪」（《論語·為政》），對其功能、特性的列舉：「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事於草木鳥獸之名。」（《論語·陽貨》），以及將《詩》視為禮樂本源的說法：「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都影響後世甚深，甚至成為傳統《詩經》學的主要研究方向。<sup>27</sup>

由上述引文可知在先秦儒家論《詩》時，是以《詩》作為教學之用，並有調節情緒、增廣見聞與社會政教等多種實用功能。<sup>28</sup>以求達到增進自我學養的能力，可見胡氏在 1928 年撰成的《詩經學》中即已具有一定的認識與概念。

其次，胡氏提出宋代時，由於疑經改經的風氣盛行，「新義日增，舊說幾廢」，然而，依據黃師忠慎的研究，吾人可以發現，宋代雖然尊、反《序》辯駁相當激烈，但新、舊二派仍對傳統抱持著尊重的態度，二派的差別，在於聖人之意與信念展示而已。<sup>29</sup>雖然胡書係渠在 1928 年成書時所觀察到的《詩經》學史研究現象，

97；《詩經學·清代詩經學》，頁 102。

<sup>26</sup> 江乾益：〈《詩經》雅俗之辨〉，收入氏撰：《《詩經》之經義與文學述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4 年），頁 32。

<sup>27</sup> 簡良如：《《詩經》論稿》（新北：Airiti Press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頁 84-85。

<sup>28</sup> 如《論語·季氏》：「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子路〉：「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陽貨〉：「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參《四書章句集注》，頁 173、143、178。

<sup>29</sup> 黃師忠慎：〈范處義《詩補傳》與王質《詩總聞》的解經取向及其在《詩經》學史上的定位〉，《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 15 期（2007 年 12 月），頁 137-170，收入氏撰：

然而，上述的研究成果，或可對於是書之內容進行相關補述。

### （三）針對《詩經》學分門別類討論

胡樸安先生以文字學、文章學、史地學、博物學、禮教學等方面進行析論，胡氏《詩經學》中云：

自〈《詩經》之文字學〉至〈《詩經》之博物學〉，計五節，係以編者對於中國學術分類之方法，依類分析《詩經》，俾學者由此可得自行研究之便利。<sup>30</sup>

從上述引文中，可以得知胡氏將《詩經》學之學門分為文字學、文章學、史地學、博物學、禮教學等五類。在文字學類方面，胡氏提出以形、音、義進行討論；<sup>31</sup>文章學類方面，胡氏認為應以託事、遣辭、造句、用韻等面向析論；<sup>32</sup>在禮教學類方面，胡氏認為可以國家、社會、家庭與個人等項目分析；<sup>33</sup>在史地學類方面，胡氏認為《詩經》中可以體現政治、風俗、土壤、物產與田賦等，因此，亦可透過史地學進行討論；<sup>34</sup>在博物學方面，胡氏則提出「據《詩經》本書，求草木鳥獸蟲魚之命名所由起」及「據歷代疏草木鳥獸蟲魚之書，求草木鳥獸蟲魚命名變遷之跡」。<sup>35</sup>

《詩經》與博物學的關係始於孔子「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sup>36</sup>但兩漢《詩經》

---

《范處義《詩補傳》與王質《詩總聞》比較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9年），頁97-144。

<sup>30</sup> 《詩經學·目錄》（上海商務印書館本），頁3；（《樸學齋叢書》本），頁2；吉林人民出版社本未載。

<sup>31</sup> 《詩經學·詩經之文字學》，頁108。

<sup>32</sup> 《詩經學·詩經之文章學》，頁121。

<sup>33</sup> 《詩經學·詩經之禮教學》，頁135。

<sup>34</sup> 胡氏言「三百五篇之詩，最能表見政治與風俗相關之故，歷史中之政治，舍《詩經》尚有他書可以考見，惟由政治養成之風俗，只可於《詩經》中得之。地理中之土壤物產田賦等，〈禹貢〉所記綦詳。若因風土之不同，致好惡之各別，亦只可於《詩經》中得之，故《詩經》一書，確有史地學之價值也。」，參《詩經學·詩經之史地學》，頁144。

<sup>35</sup> 《詩經學·詩經之博物學》，頁155。

<sup>36</sup> 參《四書章句集注》，頁178。

學者在這方面並未多加著墨，直到三國吳人陸璣作《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後，<sup>37</sup>就《詩經》所載名物加以考釋之風日漸流傳。有清一代，隨著樸學的昌盛，從事《詩經》名物方面論述之學者亦夥，就連當時的日本儒者細井徇（號東陽，約清道光、咸豐 [ 1821-1861 ] 時人），也撰有《詩經名物圖解》一書，欲將《詩經》動、植物之古今名與樣貌，透過圖像加以記錄。<sup>38</sup>

至於《詩經》研究的分類歸屬，胡適在〈談談《詩經》〉一文中，提到研究《詩經》，可就訓詁、解題等兩大主題進行，<sup>39</sup>而約莫同時期的許嘯天（1886-1946）之《分類詩經》，則根據清人崔述（1740-1816）之《讀風偶識》的概念，將《詩經》各篇所探討之主題分為家庭、宮庭、政治、軍事、風俗及雜類等六類，<sup>40</sup>可見在中國 1920 年代的部分《詩經》學者，已提出分類研究《詩經》的看法，其數量容或尚有商榷空間，但這些前輩學人對分類的指導原則，就發凡起例的面向而言，卻是吾人應該加以肯定的。

透過胡樸安《詩經學》的梳理，吾人能夠知曉當時《詩經》學研究的發展概況，從《詩經》基本問題的探討、歷代《詩經》學著述之側重面向以及《詩經》學研究的分類方法，雖僅屬於具體而微的前修之作，但在當時而言，仍不失其系統脈絡。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三、胡樸安之治《詩》特色

<sup>37</sup> 三國吳·陸璣撰，清·丁晏校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校正》，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71 冊，頁 441-458。

<sup>38</sup> [日]細井徇撰：《詩經名物圖解》（日本嘉永四年 [ 1851 ] 本），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將之與《詩經》中相關詩句並立，參 [日]細井徇撰、繪：《詩經名物圖》（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 年）

<sup>39</sup> 胡適在 1925 年 9 月於武昌大學國文系所作之專題演講「談談《詩經》」，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 12 冊，頁 14。

<sup>40</sup> 許嘯天《分類詩經》運用崔述在《讀風偶識》對於〈國風〉的評論，分為家庭、宮庭、政治、軍事、風俗及雜類等六類，參氏撰：《分類詩經》，收入林慶彰主編：《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四輯 26、27 冊。然而，許氏與崔氏二人的差異，在於崔氏係運用《詩經》原有的次序，且論述範圍僅為十五〈國風〉；許氏則依次透過家庭、宮庭、政治、軍事、風俗及雜類等六類來進行分析，不僅將《詩經》原有次序打散，更將討論範圍從十五〈國風〉擴大至《詩經》全文。有關於崔述的分析，詳見氏撰：《讀風偶識》，收入顧頡剛編訂：《崔東壁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頁 523-578。

胡樸安在論《詩》方面，亦有其特點，筆者根據《詩經學》所載，歸納出其治《詩》之特色至少有下列三點：

(一) 博采眾長，較無門戶之見

清代迄民國初期之《詩經》學者，一如思想史上之漢宋之爭、朱陸之爭，亦有毛、鄭與朱《傳》的認同問題，僅所謂的獨立治《詩》三大家較能不泥古而提出己見。<sup>41</sup>到了民國初期，《詩經》學者或主述毛鄭、或步趨朱《傳》、或援引西方觀點、或提出新說者。胡樸安在當時，即是屬於不專主一家之言，能博采眾長之《詩經》學者。胡氏在梳理《詩經》之基本問題時，常以多家並陳的方式，先陳述各家觀點後，再將這些觀點逐一釐清，抽絲剝繭，認為各家之說皆有部分可信之處，並綜合各家合理之處，再提出更為恰當的論點，以求更具說服力。如其言〈關雎〉之美刺，先引《毛詩》、三家《詩》的觀點。

《毛詩》以為后妃之德，為美詩；《魯》、《齊》、《韓》三家《詩》，以為刺康王，為刺詩。<sup>42</sup>

胡氏先提出《毛詩》及三家《詩》的觀點後，又提出《韓詩外傳》之論述與《韓詩》有其矛盾之處：

《韓詩》本以〈關雎〉為刺詩，而《外傳》又以〈關雎〉為天地之基，讀

<sup>41</sup> 姚際恆與清代主流的學者較有差異處，在於不一定以時代的先後來作為詮釋觀點正確與否的判別標準（相對的，清代吳、皖兩派常有漢儒「去聖未遠」的看法），有關具體的敘述，詳參黃師忠慎：〈姚際恆《詩經通論》的《詩》教觀及其反漢學色彩〉，收入氏撰：《清代獨立治《詩》三大家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頁 1-23；崔述認為，不論是漢儒古說或朱子新解，只要其認為係附會之說，則總會提出批評，有關具體的敘述，詳參黃師忠慎：〈以史觀詩，以詩觀史——崔述《讀風偶識》析評〉，收入《清代獨立治《詩》三大家研究》，頁 26-57；方玉潤則認為解詩者不可拘泥固滯於字句，必須觸類旁通。有關具體的敘述，詳參黃師忠慎：〈方玉潤《詩經原始》析評——以方法論為核心的考察〉，收入《清代獨立治《詩》三大家研究》，頁 60-83。

<sup>42</sup> 《詩經學·作詩采詩刪詩》，頁 11。

《詩》者欲判斷〈關雎〉為美為刺，將何所從而取標準乎？<sup>43</sup>

胡氏舉出《韓詩》與《韓詩外傳》之言，認為兩相矛盾，因此，又透過孔子論〈關雎〉之言進行辯證：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sup>44</sup>

因此，胡氏認為依孔子之說法，〈關雎〉確為美詩。胡氏透過反覆論證的方式，引述先秦、漢代等注家觀點，綜合各家說法的合理成分，是其論《詩》的特色之一。

## （二）尊重《詩序》，並視《詩經》為史料

古文經「以史證詩」，早在《詩序》的「小序」中，已有以史事附會詩篇的先例，<sup>45</sup>從而引發歷代儒者之聚訟，而胡樸安在〈大序小序〉中，雖然提出尊《序》、反《序》的各家觀點，但也在歸結時提出「《詩序》確有不可廢之實」、「余之私意，以《詩序》既有淵源，自當可信，即朱子（1130-1200）亦承認《詩序》為漢人所作，余以為漢人去古較近，當比後世憑空臆想者，較為有據。」<sup>46</sup>提出漢代去古未遠，因此，比之後代對於《詩經》的觀點，漢代的說法可信度較高。

至於將《詩經》視為史料，早在清乾隆年間，浙東學者章學誠（1738-1801）即已初步提出「六經皆史」的觀點，<sup>47</sup>及至清末，章太炎（1869-1936）更提出「經學即史學」、「子學即哲學」的看法，<sup>48</sup>而胡樸安對於《詩經》的看法，亦承認它

<sup>43</sup> 《詩經學·作詩采詩刪詩》，頁14。

<sup>44</sup> 《論語·八佾》，參南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66。

<sup>45</sup> 如《詩序》解〈邶風·新臺〉時，提出「〈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解〈齊風·南山〉時，認為「〈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參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唐·陸德明音釋，朱傑人、李慧玲整理：《毛詩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240、477。

<sup>46</sup> 〈詩經學·大序小序〉，頁20、30。

<sup>47</sup> 《文史通義·內篇一·易教上》云「六經皆史也。」參清·章學誠撰，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

<sup>48</sup> 章太炎〈經的大意〉載：「百年前有個章學誠，說『六經皆史』，意見就說六經都是歷史。這句話，真是撥雲霧見青天！《尚書》、《春秋》固然是史，《詩經》也記王朝列國的政捐，《禮》、《樂》都是周朝的法制，這不是史，又是什麼東西？惟有《易

具有史料的價值，胡氏云：

三百五篇之詩，自〈關雎〉以至〈狼跋〉，所言多社會之事，且備一十五國之風俗。小大〈雅〉雖言政事，而風俗亦時時可見。<sup>49</sup>

胡氏認為《詩經》中周代生活縮影歷歷可見，又言：

讀〈周南〉、〈召南〉，可以知家庭之組織，至周始鞏固焉；讀〈邶〉、〈鄘〉、〈衛〉，可以知衛風之淫，始於衛莊公焉；讀〈鄭〉，可以知鄭風之亂，始於鄭莊公焉。<sup>50</sup>

又云：

《詩經》中之歷史，可以補歷史之所不及。研究上古社會史者，當於《詩經》中求之也。<sup>51</sup>

胡氏提出讀十五〈國風〉，可以知曉歷史之發展，並認為研讀《詩經》，可補史書之不足。

### （三）《詩經》學之系統化

胡樸安將《詩經》研究區分為三類，渠於是書〈緒論〉中云：

《詩經》似乎與史不大相關，殊不知《周禮》有個太卜的官，是掌周易的，《易經》原是卜筮的書，古來太史和卜筮測天的官都算一類，所以《易經》也是史。古人的史，範圍甚大，和近來的史部有點不同，並不能把現在的史部硬去分派古人。這樣看來，六經都是古史。所以漢朝劉歆作《七略》，一切記事的史都歸入《春秋》家，可見經外並沒有史，經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後世的經。」參傅傑編校：《章太炎學術史論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46；又，章太炎〈諸子學略說〉云：「說經之學，所謂疏證，為是考其典章制度與其事蹟而已，其是非且勿論也。欲考索者，則不得不博覽傳記。而漢世太常諸生，唯守一家之說，不知今之經典，古之官書，其用在考跡異同，而不在尋求義理。」，參《章太炎學術史論集》，頁217。

<sup>49</sup> 《詩經學·詩經之史地學》，頁144。

<sup>50</sup> 《詩經學·詩經之史地學》，頁145。

<sup>51</sup> 《詩經學·詩經之史地學》，頁153。

《詩經》學者，關於《詩經》一切之學也。按學術之分類，而求其有統系之學也，學術之分類，當於學術上有獨立之價值。《詩經》一切之學，包括文字、文章、史地、禮教、博物而渾同之。必使各各獨立，然後一類之學術，自成一類之統系。《詩經》學者，依《詩經》一切之學，分歸各類，使有統系之可循，所以《詩經》學，一為整理《詩經》之方法，一為整理一切國學之方法。<sup>52</sup>

在胡樸安的這段論述中，可看出《詩經》學研究在當時已有文字、文章、史地、禮教及博物等五類，其中，文字學係就《詩經》文字之形音義進行探討，近似於小學三科的研究法；文章學則類似現在的文法修辭與文本分析；史地學近似今日之史學、民俗學及地理學；禮教學與今日之倫理學較有關涉；博物學則為今日之生物學及考據學等方法來進行的《詩經》研究，在八十多年前的胡氏，已看出利用現當代學科對二千餘年前的《詩經》文本進行系統化的研究，有其先行之功，值得吾人肯定。

綜上所述，吾人可以得知，胡樸安的治《詩》特色包括多家並陳，綜合各家之說之合理成分，進而提出胡氏自身認為較合理的觀點；其次，則為尊重《詩序》，並視《詩經》為史料；再者，則是將當時胡氏得見之《詩經》學研究進行分類，歸納成爲一個成體系之系統。

#### 四、與當時學者治《詩》取向之異同

胡樸安接受過傳統教育，多次參加科舉不第，而同為清末傳統儒者的劉師培則幼承家學，但卻在會試一關鐵羽而歸，二人同樣皆有《詩經》方面的著作，胡樸安所撰者為本文所分析之《詩經學》，劉氏則有《經學教科書》、《毛詩札記》及《毛詩詞例舉要》等論述，《毛詩札記》與《毛詩詞例舉要》係訓詁進路的著作，因此，筆者將以《經學教科書》提及與《詩經》相關處進行比較。至於與胡樸安籍貫相近的民國學者，則當首推胡適之，雖非以治《詩經》成一家言，但也曾在武昌大學國文系發表名為「談談《詩經》」的專題演講，吾人或可以其觀點與胡樸安《詩經學》進行比較。

<sup>52</sup> 《詩經學·緒論》，頁 2-3。

### (一) 歷代《詩經》學研究流變

劉師培《經學教科書》提及《詩經》時，係透過上古至清代的《詩經》學研究發展而論，在對《詩經》學研究歷史的分節上，劉、胡二氏大致相同，所述部分亦大致相同，僅在談及《詩經》原始有部分差異。

言《詩經》原始時，劉氏提出《詩經》之始係「虞夏以降，咸有采詩之官，採之民間、陳于天子，以觀民風。」<sup>53</sup>胡樸安則認為《虞書》的〈賡歌〉及〈五子之歌〉，與《詩經》之詩有大致相同的詞句，但無法斷言是否即為《詩經》之原始；<sup>54</sup>劉氏引述《史記·孔子世家》，認為孔子定六經，唯孔子是否刪《詩》的千古疑案，劉師培、胡樸安二氏均未涉及，至於胡適，則反對「孔子刪《詩》」之說。

55

值得一提的是，劉師培、胡樸安及胡適三人，均言朱子反《序》，<sup>56</sup>不過朱子反對《序》說的說法，僅為朱子尊、反《序》的其中一個時期，並非朱子對《詩序》的最終觀點。<sup>57</sup>唯吾人亦不宜以此而忽略這些學者的前行成果，畢竟，從事學術研究是繼往開來、不斷積累的過程，因此，這三位在這方面的看法，亦可視為民國初年《詩經》學觀點共性的縮影之一。

### (二) 《詩經》、《詩序》與史料關係

將《詩經》視為研究史料，係胡樸安與胡適二人之共相，然而，就筆者所見二人又有些許差異，胡樸安係因遵從《詩序》之說，《詩序》中早有以《左傳》史事比附詩篇內容的觀點，也肯定漢儒美、刺說《詩》、人倫教化的用心，但也與部分民國初期的《詩經》學者一樣，有著將《詩經》文本運用為解釋周代社會、生活之素材，提出讀《詩經》，可以明瞭上古社會史；胡適作為反對《詩序》的支持

<sup>53</sup> 參劉師培撰：《經學教科書》，收入氏撰：《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2075。

<sup>54</sup> 《詩經學·原始》，頁7。

<sup>55</sup> 〈談談《詩經》〉，頁12。

<sup>56</sup> 《經學教科書》載「朱子做《詩集傳》亦棄序不用，惟雜采毛鄭」，參《經學教科書》，頁2083；〈談談《詩經》〉云「到了宋朝，出了鄭樵和朱子，他們研究《詩經》，又打破毛公的附會，由他們自己作解釋」，參〈談談《詩經》〉，頁13；《詩經學》則言「首唱廢〈詩序〉者，為鄭樵、王質，朱子和之，其所作《詩集傳》，即廢〈序〉不用」，參《詩經學》，頁20-21。

<sup>57</sup> 黃師忠慎曾對朱子尊、反〈序〉的階段進行分析，提出朱子係先遵從〈序〉說，其次反〈序〉，而後則是尊重〈詩序〉。詳參黃師忠慎：《朱子《詩經》學新探》（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頁28。



者，則是受到清人章學誠「六經皆史說」的觀點影響而致，<sup>58</sup>認為《詩經》可做為社會史、政治史及文化史的材料。<sup>59</sup>李威熊教授更指出，胡適認為在儒家經典中，除《論語》、《孟子》、《禮記》的其中一部分外，其餘大抵皆古史料而已，且胡適亦將《詩經》視為文學作品與周代文化史之素材。<sup>60</sup>

### （三）《詩經》學研究進行之分類

劉師培在《詩經》學研究歷程的分節上，與胡樸安大致相同；胡樸安又將《詩經》學析分為文字學、文章學、史地學、博物學、禮教學等五類；胡適在〈談談《詩經》〉一文中，則提出可透過訓詁、解題兩個面向研究《詩經》，即使這些分類在現在看來是略顯粗疏的，然吾人亦可透過這些分類，深入探究。如今人陳溫菊有針對《詩經》中之禮器、青銅器、樂器、服飾、車馬器、兵器、生活用具等進行考釋，此即為博物學之再延伸；<sup>61</sup>而現當代更有許多透過小學三科方法解《詩》、各篇詩旨解題等研究範疇，則是對胡適提出的訓詁、解題二項分類的繼承。

綜觀上述，可發現劉師培、胡樸安與胡適三人在《詩經》研究上，或有異同之側重面向，在歷代《詩經》學研究上，劉、胡二氏在分節與內容上大致相同；而胡樸安與胡適同樣持論以為《詩經》可作為史料，可藉以探求上古時代的社會史、文化史等，至於《詩經》學研究之分類方面，胡樸安、胡適二人，已提出可透過將《詩經》分類以進行分析，<sup>62</sup>其分類容或過於簡略，但二人皆已提出各類《詩經》研究的指導原則，具有先行之功，吾人皆可透過這些分類再深入探究，並在現當代已陸續出現加以實踐的情況。

<sup>58</sup> 《文史通義校注》，頁 1；胡適在〈章實齋先生年譜·胡序〉中對章學誠的學術成就相當推崇，參《章實齋先生年譜》，收入：《胡適文集》，第 7 冊，頁 25-28；胡適在 1921 年 7 月於東南大學的演講「研究國故的方法」提到：「我們看舊書，可當它做歷史看。清乾隆時，有個叫章學誠的，著了一本《文史通義》，上邊說，『六經皆史也』。我現在進一步言之，『一切舊書——古書——都是史也』」，收入：《胡適文集》，第 12 冊，頁 91-92。

<sup>59</sup> 〈談談《詩經》〉，頁 12。

<sup>60</sup> 李威熊：〈胡適的經學觀〉，《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4 期（2002 年 5 月），頁 8-9。

<sup>61</sup> 陳溫菊：《詩經器物考釋》（臺北：文津出版社，2001 年）

<sup>62</sup> 除了此二氏曾將《詩經》以不同面向進行分類外，約莫屬於同時期的許嘯天，亦曾根據清代學者崔述《讀風偶識》為本，進而將《詩經》透過家庭、宮庭、政治、軍事、風俗及雜類等六類，並加以析論。參許嘯天撰：《分類詩經》，收入林慶彰主編：《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四輯第 26、27 冊。

## 五、結語

一般提及胡樸安，大多會直接聯想到其重要著作《中國訓詁學史》，而將胡氏直接劃歸小學家之林，但是，曾受清代傳統教育、並參加多次科舉的胡樸安，其實更是民國肇建之初首開《詩經》學研究之風的第一人。在其《詩經》研究之著作——《詩經學》中，筆者透過分析、歸納及比較，得到以下的幾點結論。

吾人能夠知曉《詩經》學研究的發展概況，由《詩經》的基本問題、《詩經》學的歷代著述及發展與《詩經》學的分類研究，雖仍較為簡略，但若回溯自 1920 年代當時，卻不失為一個有系統性的著述。

其次，在胡樸安的治《詩》特色方面，筆者據其書進行歸納，得出胡氏之治《詩》特色包括：博采眾長，較無門戶之見，進而提出渠自身認為較合理的觀點，尊重《詩序》以《左傳》史事比附詩篇內容的觀點，也肯定漢儒美、刺說《詩》、人倫教化的用心，但也與部分民國初期的《詩經》學者一樣，有著將《詩經》文本運用為解釋周代社會、生活之素材，同時也提出從事《詩經》學術研究，應當有系統化的整理，此亦可作為現當代運用各種學科進行《詩經》研究之先聲。

再者，筆者以與胡樸安同為傳統教育出身之劉師培及籍貫相近的胡適來進行比較，可發現劉師培、胡樸安與胡適三人在《詩經》研究上或有異同，在對歷代《詩經》學發展的論述上，劉、胡二氏在分節與內容上大致相同；而胡樸安與胡適同樣持論以為《詩經》可作為史料，可藉以探求上古時代的社會史、文化史等，至於《詩經》學研究之分類方面，胡樸安、胡適二人，已提出應當根據《詩經》內容進行研究，其分類容或尚有商榷空間，但二人皆已提出各類《詩經》研究的指導原則，具有先行之功，吾人亦可透過這些分類再深入探究。

總的來說，從胡氏的論述中，吾人能夠清楚地發現民國初年已對歷代《詩經》的發展流變進行整理，並提出從事《詩經》研究，應就文本內容進行系統化的分類探討，而在訓詁學家胡樸安所作的《詩經》研究成果中，更可讓吾人理解為何清代儒者顧炎武（1613-1682）、段玉裁（1735-1815）等人會提出「經學自小學始」、「小學明而經學明」等論述。

## 徵引文獻

### (一) 古籍專著

- 西漢·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唐·陸德明音釋，朱傑人、李慧玲整理：《毛詩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三國吳·陸璣撰，清·丁晏校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校正》，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1冊，頁441-458。
- 南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 清·章學誠撰，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清·崔述撰：《讀風偶識》，收入氏撰，顧頡剛編訂：《崔東壁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523-578。
- [日]細井徇撰：《詩經名物圖解》，日本嘉永四年（1851）本。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二) 今人專書及專書論文

- 江乾益：〈《詩經》雅俗之辨〉，收入氏撰：《《詩經》之經義與文學述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4年，頁32。
- 朱孟庭：〈會通古今，以史治經——胡樸安《詩經學》述論〉，收入林伯謙主編：《會通與轉化——第二屆古典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東吳大學，2013年，頁65-96。
- 李猷：〈談胡樸安先生的樸學齋叢書及其詩〉，收入氏撰：《龍碕詩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頁186-202。
- 沈心慧：《胡樸安生平及其易學、小學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9年。
- 胡耐安：〈真讀書人胡樸安〉，收入氏撰：《六十年來人物識小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頁145-151。
- 胡樸安：《詩經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
- 胡樸安：《詩經學》，收入胡樸安編、胡道彥重印：《樸學齋叢書》第二集第十冊，臺北：胡道彥自印，1983年。

- 胡樸安：《詩經學》，收入林慶彰等主編：《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二輯第 31 冊，臺中：文听閣圖書公司，2008 年。
- 胡樸安、聞一多、傅斯年等撰：《胡樸安《詩經學》·聞一多《詩經講義》·傅斯年《詩經講義》》，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 年。
- 胡樸安：《中國訓詁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年。
- 胡適：《章實齋先生年譜·胡序》，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 7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25-28。
- 胡適：〈談談《詩經》〉，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 12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1-19。
- 胡適：〈研究國故的方法〉，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 12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91-93。
- 許嘯天：《分類詩經》，收入林慶彰主編：《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四輯第 26、27 冊，臺中：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2009 年。
- 夏傳才：《二十世紀《詩經》學》，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年。
- 陳溫菊：《詩經器物考釋》，臺北：文津出版社，2001 年。
- 章太炎：〈經的大意〉，收入傅傑編校：《章太炎學術史論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7 年。
- 章太炎：〈諸子學略說〉，收入傅傑編校：《章太炎學術史論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7 年。
- 黃師忠慎：《朱子《詩經》學新探》，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 黃師忠慎：《范處義《詩補傳》與王質《詩總聞》比較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9 年。
- 黃師忠慎：《清代獨立治《詩》三大家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
- 鄭逸梅：〈樸學大師胡樸安〉，收入氏撰：《人物和集藏》，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260-270。
- 劉紹唐主編：〈胡樸安〉，《民國人物小傳》第 2 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7 年，頁 96-98。
- 劉師培：《經學教科書》，收入氏撰：《劉申叔遺書》下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2073-2116。

- 劉毓慶：《歷代詩經著疏考（先秦—元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簡良如：《《詩經》論稿》，新北：Airiti Press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 [日]細井徇撰、繪：《詩經名物圖》，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年。

### （三）期刊論文

- 朱敬：〈從《詩經學》看胡樸安的治學方法〉，《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6期，頁12-16。
- 阮毅成：〈中國公學在台復校未成記〉，《傳記文學》第31卷第6期，1977年12月，頁77-82。
- 李威熊：〈胡適的經學觀〉，《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4期，2002年5月，頁1-14。
- 沈心慧：〈胡樸安《樸學齋集》及《樸學齋叢書》的文獻價值〉，《東吳中文學報》第19期，2010年5月，頁329-368。
- 沈心慧：〈存學保國，自文字之學始——從南社社員馬敘倫、胡樸安、黃侃的文字學成就說起〉，《政大中文學報》第19期，2013年6月，頁121-154。
- 沈心慧：〈《胡樸安詩集》文獻整理及其價值〉，《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集刊》第2期，2013年10月，頁23-46。
- 周邦道：〈何炳松·胡樸安·周爾璧——當代教育先進傳之八〉，《中外雜誌》第20卷第3期，1976年9月，頁120-121。
- 洪紹洋：〈戰後臺灣機械公司的接收與早期發展（1945-1953）〉，《臺灣史研究》第17卷第3期，2010年9月，頁151-182。
- 崔磊、姚偉鈞：〈胡樸安的文獻編纂觀及其實踐——以《中華全國風俗志》、《俗語典》為中心〉，《國家圖書館館刊》2013年第5期，頁109-113。
- 黃師忠慎：〈范處義《詩補傳》與王質《詩總聞》的解經取向及其在《詩經》學史上的定位〉，《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15期，2007年12月，頁137-170。
- 趙永明：〈從《中國訓詁學史》看胡樸安的訓詁學思想〉，《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5期，2010年10月，頁26-28。
- 趙永明：〈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價值管窺〉，《淮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9卷第6期，2010年12月，頁110-111。
- 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胡樸安〉，《傳記文學》第28卷第5期，1976年5月，頁119-124。

鄭毓瑜：〈聲音與意義——「自然音節」與現代漢詩學〉，《清華學報》第 44 卷第 1 期，2014 年 3 月，頁 157-183。

#### （四）學位論文

沈心慧：《胡樸安生平及其易學、小學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3 年。

胡雪莉：《胡樸安與文字訓詁學史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中國語文文學系漢語言文字學科碩士論文，2008 年。

王琳：《胡樸安《詩經學》注》，南寧：廣西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科碩士論文，2013 年。

#### （五）網路資源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zh>。

「worldcat 資料庫」（網址：<http://www.worldcat.org/identities/lccn-n84226445/>，最後查詢日期：2014 年 11 月 28 日）。

「新浪博客：溪關龍坦胡氏世系記」（網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3562cb0100wxv3.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3562cb0100wxv3.html)，最後查詢日期：2014 年 12 月 13 日）。